福尔摩斯

探案集



扫描　祺祺
修图　湘中凡人



原著　[英]柯南道尔
改编　李敏媛、孙剑影
绘画　杨晓晖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　华士明

血　字　的　研　究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　　淮阴新华印刷厂印刷
1981年11月第1版　1981年11月第1次印刷　印数1—960,000册

书号：8100·3·440　　每册：0.19元

内容提要

伦敦的警察发现一座废屋里，有人被谋害致死，经官方侦探侦查，死者浑身没有伤痕，墙上却有血写的字，现场发现了一只戒指和一顶礼帽。福尔摩斯接手这个案件后，用细致的调查，缜密的分析和推断，排除了作案人故布的血字疑阵，推翻了官方侦探错误的推断，最后终于把真正的作案人逮捕归案，使曲折，复杂的案情真相大白，作恶者也遭落到应得的下场。

1　华生和福尔摩斯住在一起后，对福尔摩斯正确的推断能力，总不太信服。这天，福尔摩斯正在向华生谈着他最近试验血色蛋白质的成就，华生已听得不太耐烦。



2　好不容易听他讲完，华生便走向窗口，心想总要找个机会，亲自考他一考。朝窗外一望，看见街道上正有个人在沿着房子，一路找门牌号码。



3　华生喊来福尔摩斯，指着窗外问："你看，那个人在干什么？"福尔摩斯望了望说："噢，你是说那个退伍的海军陆战队的军曹吗？他是给人送信的。"华生心想：他又在吹大牛了。



4　正说着，只见那人看到我们的门牌号码以后，就从街那边飞快地跑了过来。



5　接着，传来了敲门声，楼梯上又响起了沉重的脚步声。那个人一走进房来，便把手里的信交给了福尔摩斯，说：“这是葛莱森先生给您的。”



6　华生正想杀一下福尔摩斯的傲气，便问来人：“小伙子，请问你过去曾在……？”，“我是当差的。过去曾在皇家海军陆战队服务过。”他碰了一下脚跟，没戴帽子，还举手敬礼，然后走了出去。



7　这时，福尔摩斯已读完来信，两眼出神地沉思着。华生好奇地问：“你怎么知道他是退伍的军曹？”



8　福尔摩斯说："你没注意，这人手背上刺着一只蓝色大锚？这是海员的特征。他的态度自高自大，且又带着发号施令的神气。我就断定他当过军曹。"华生信服了。



9　福尔摩斯把官方侦探葛莱森的来信给华生看。原来，昨晚劳瑞斯顿花园街三号发生了一件凶杀案。他约请福尔摩斯立刻到那里去协同破案。华生看后说："那就快走吧！"



10　于是，他们一起坐上马车，向发案地点驰去。



11　他们离那所房子还有一百码左右，福尔摩斯就坚持要下车，对车夫说：“剩下的一段路，我们就步行。”



12　劳瑞斯顿花园街三号，从外表看来就象是一座凶宅。这时，门口有警察站着，周围有几个人引颈翘首地往里张望着，希望能瞧一眼屋中的情景，但什么也看不见。



13　福尔摩斯并不立刻奔进屋去，他在人行道上走来走去，一会儿注视着地面，一会儿又凝视着天空和对面的房子以及墙头上的木栅。



14　他这样仔细察看以后，才慢慢地从路边草地走过，目不转睛观察着小径的地面向里走去。有两次，他还停下脚步，弯下腰来看地上的脚印。



15 来到门口，便有一个浅黄头发，脸色白净的人跑上前来，热情握住福尔摩斯的手：“你来了，太好了。我把一切都保持原状未动。”他就是官方侦探葛莱森。



16 “可是那个除外！”福尔摩斯指着那条小路说，“即使有一群水牛从这里走过，也不会弄得比这更糟了。葛莱森，你没有坐马车来吗？”“没有，先生！”葛莱森摇着头回答。



17　福尔摩斯走进房里，这是一间方形大屋子，墙壁上糊着廉价的花纸，有的地方已经大片大片剥落下来。屋里只有一个窗户，光线非常昏暗。



18　尸体僵卧在地板上，紧握双拳，两臂伸张，双腿交迭着，看来死前曾有过一番挣扎。死者大约四十三、四岁，身旁地板上有一顶整洁的礼帽。



19　这时，另一个官方侦探雷斯垂德正站在门口，矜持地向福尔摩斯和华生打着招呼。





20　福尔摩斯走到尸体跟前，跪下来全神贯注地检查着：“你们肯定他身上没有伤痕么？”他一面问，一面指着四周的血迹。

21　两个侦探异口同声回答："确实没有！""那么，这些血迹一定是另一个人的罗！也许是凶手的。"说话的时候，他又嗅了嗅死者的嘴唇，然后，做了一个叫抬走的动作。



22　葛莱森已经准备了一副担架和四个抬担架的人。当他们抬起死尸时，忽然，有一只戒指从尸体上滚下来，落到地板上。



23　雷斯垂德把它拾起来一看，叫道：“一定有女人来过。这是一只女人的戒指。”他一边说着，一边把托着戒指的手伸过来给大家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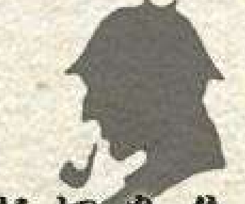
24　福尔摩斯问葛莱森：“你在衣袋里检查出什么来了？”“都在这儿！”葛莱森指着楼梯最后一级上的一堆东西说。



25　福尔摩斯正要说什么，这时雷斯垂德又来了，洋洋得意地说：“葛莱森先生，我刚才发现了一条顶重要的线索。”



26 说着，他把大家带到前屋指着墙角上一大片花纸剥落了的地方说：“在这儿！”原来，那墙上有一个用鲜血潦草写成的字：RACHE。



27　葛莱森轻蔑地说：“你就是发现了这个字迹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”雷斯垂德显然不高兴了，说：“还不清楚吗？有一个名叫‘瑞契儿’的女人和这个案子有关。”



28　福尔摩斯听了他们两人的争论后，纵声大笑说：“这当然是个线索。可我还没有来得及检查这间屋子，你们如允许，我现在就要进行检查了。”



29　他说着，很快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卷尺，和一个很大的圆形放大镜，小心翼翼地测量了一下痕迹之间的距离。后又从地板上捏起一小撮灰色尘土，把它放在一个信封里。



30　接着，他用放大镜检查了墙壁上的血字，非常仔细地观察了每个字母，最后，他似乎很满意了，于是把卷尺和放大镜装进衣袋中去。



31　葛莱森和雷斯垂德齐声征求福尔摩斯的看法。他却提出还要和发现这个尸体的警察谈一谈。雷斯垂德告诉他，这警察叫约翰·奕斯，住在宁肯登花园门路奥德利大院四十六号。



32　福尔摩斯和华生接着便赶到奥德利大院，向奕斯家走去。



33　警察奕斯很快出来了。福尔摩斯拿出一个半磅金币对他说：“我们想请你从头至尾再亲口说一遍昨晚发生的事情。”看到金磅，奕斯坐在沙发上讲开了。



34 他说：“我夜间巡逻的地区里，除十一点钟曾有人在白哈特街打架外，一直都很平静。一点钟时，我遇到了亥瑞•摩契，两人就在享瑞埃塔街转角的地方聊天。”



35 “大约两点钟，我想，又该转一遭了，看看这条路是不是平静无事。可一路上连个人影都没有，只有一辆马车从路上驰过。”



36　“我慢慢地蹓跶着，一边寻思要喝杯酒，这时，忽见那座房子的窗里闪射出灯光。我知道，这所房子，因为最后一个房客是得伤寒病死的，大家都不敢住，一直是空着的。”



37　“等我走到门口——”警察说到这里，福尔摩斯突然插嘴说：“你就站住了，转身又走回小花园门口。对不对？你为什么要那样做呢？”



38　奕斯吓得跳起来，瞪着一双大眼睛瞧着福尔摩斯：“天哪，确是这样，我觉得太孤单、太冷静了，想找个人和我一起进去。”



39　“因为没见到人，我只好鼓起勇气，又走了回去，把门推开，里面静悄悄的，于是我便走进了那间有灯光的屋子。”



40　“发现死尸后，我在屋子里转了一圈，没看到一个人，便走到大门口，吹开警笛。摩契和另外两个警察都应声而来。”

“当时街上什么人都没有吗？”福尔摩斯提醒他。



41 “有的，我出来的时候，有个醉汉正站在门口，穿着灰色衣服，是个高个子，红脸膛。因为他醉得连脚都站不住了，我和摩契还搀扶过他。”



42 “后来你看见或听见有辆马车过去吗？”“没有。”“真可惜！奕斯，昨夜你搀扶的那个人，就是这件神秘案子的线索。走吧！医生！”说着，福尔摩斯站起来往外就走。



43　回家的时候，福尔摩斯告诉华生：“你明白吗？那个人回屋子里去，就是为了找那只丢落的戒指的。咱们就用这个戒指做钓饵，让他上钩。”



44　上午忙碌了一阵，华生已感到身体有点吃不消了。福尔摩斯却还有兴趣出去听音乐会，他见华生疲倦已极，就一个人出去了。



45　福尔摩斯很晚才回家。一进门，就递给华生一张报纸，要华生看。华生一看，原来是一则失物招领的广告，内容是要找失落戒指者，于今晚八到九时向贝克街二百二十一号华生医生处洽领。



46　华生着急地说："假如有人前来认领，我拿什么给人家呀？"福尔摩斯却不慌不忙地拿出一只戒指交给华生，说："这一个满能对付过去吧！几乎和原来的一模一样。"



47　华生怀疑地问：“难道他真会来？敢冒这个险？”福尔摩斯说：“这个人宁愿冒任何危险，也不愿失去这个戒指。我已查过，死者叫锥伯，戒指是在他俯身察看尸体时丢下来的。”



48 刚过八点，果然来了个认领戒指的人，是个皱纹满面的老太婆。



49　老太婆掏出一张晚报，用手指着那个广告说："我女儿赛莉丢失了一只结婚戒指，她的丈夫要是发现戒指丢失了，谁知会怎么样呢！你们拾到的，能让我看看吗？"



50　华生拿出那只刚到手的戒指问“这是她的吗？”老太婆叫了起来：“谢天谢地！这正是她丢的那个戒指。”华生拿起铅笔问：“你住在哪儿？”“邓肯街十三号，离这儿老远呢。”



51　老太婆刚出房门，福尔摩斯立刻跑进他的屋里，几秒钟以后，他已穿好大衣，出来对华生说:“我要跟着她。她一定是个同党，她会把我带到凶犯那里去的。别睡，等我！”



52　华生见福尔摩斯匆忙走了，便从窗子向外看去，只见那个老太婆正有气无力地走着，福尔摩斯则在她的后边不远处尾随着。



53　将近十二点钟，福尔摩斯才回到家里。见华生还在等他，便把他追踪的经过讲了出来。



54　“让我把失败的情况跟你谈谈吧！那个家伙走不多远，就一瘸一拐地显示脚痛的样子。她突然停下脚步，叫住了一辆过路的马车，还大声说：‘到邓肯街十三号’。”



55 “我看见她上车后，也跟着跳上了马车后部，马车一直没停过，快到十三号门前时，我抢先跳下车，慢步在马路上假装闲荡地监视着。”



56 “马车一停，车夫便下来把车门打开，可是却并没有人下来。我走到车夫面前，他正在黑暗的车厢里到处摸着，嘴里乱七八糟地骂着。当然，乘客早已不在了。”



57 “我们到十三号去询问了一下，那里住的却是一位品行端正的裱糊匠，从来没有别的人在那里住过。”



58 华生听完，惊奇地说："难道那个老太婆——"福尔摩斯厉声说："什么老太婆，那是个年轻小伙子化妆的，他知道有人跟着他，乘我不备时，溜之大吉了。"



59　第二天早晨，福尔摩斯正和华生议论着报上登的新闻。忽然，一群街头流浪儿闯了进来。福尔摩斯解释说，这是他雇用的贝克街侦缉小分队。派他们去找那个红脸汉的。



60　但是，孩子们并没有带来好消息。福尔摩斯每人给了一个先令，布置他们继续查找。孩子们又一窝蜂地走了。



61 “别小看这些小家伙，他们机灵得很。”福尔摩斯正向华生夸耀着，只见葛莱森向这儿走来了。



62 门铃响过，这位侦探先生就闯进了客厅。他紧紧握住福尔摩斯冷淡的手，大声说道："给我道喜吧！我已经把这个案子弄得清清楚楚了。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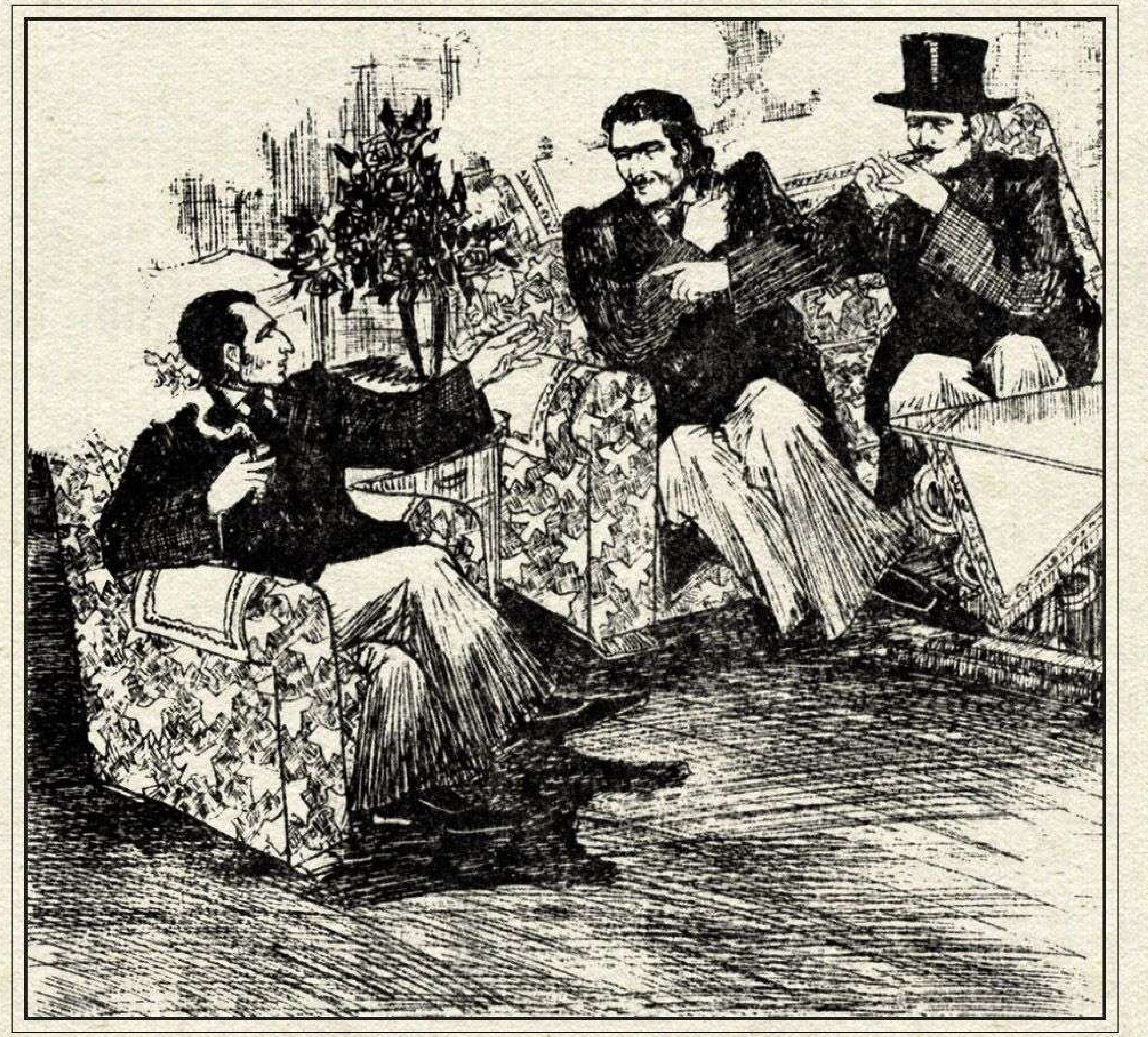


63　福尔摩斯问："这么说，你已把凶手搞到了？""是的，他叫阿瑟·夏朋婕，是皇家海军的一个中尉。"葛莱森挺着胸脯，傲慢地大声说。



64　福尔摩斯一本正经地问：“你是怎样获得这可喜可贺的成绩的？”这位侦探洋洋自得地说：“你还记得死者身旁的那顶帽子吗？我就是从这顶帽子入手的。”





65　福尔摩斯说："那是从康伯维尔路二百二十九号的约翰·安得乌父子帽店买来的吧？不过，我还没去找过店主。"葛莱森听了，得意地说："我去找过了，还请他查了售货簿。"接着，他有声有色地讲了起来。

66　“他们从售货簿上很快就查到了买主。这顶帽子是送到陶尔魁里夏朋婕公寓里的住客锥伯先生处的。这样，我就找到了买主的住址。”



67　“我跟着就去拜访了夏朋婕太太。我发现她的神情十分不安，她的女儿在房里，听我们谈话时，嘴唇不住地颤抖。于是，我就怀疑起来了。”



68 “我就问道：‘你们听到你们以前的房客锥伯先生被人暗杀的消息吗？’这太太点了点头，她的女儿却不禁流下了眼泪。我越看越觉得她们对这个案情必有所知。”



69　“我又问：‘锥伯先生是几点钟离开你们去车站的？’‘八点钟，他的秘书史坦节逊先生说，有两班去利物浦的火车，一班是九点十五分，一班是十一点。他是赶第一班火车走的。’”



70　“‘这是你们最后一次见面吗？’我这一问，那个女人一下子变得面无人色，好大一会，她才说：‘是最后一次。’可是，她的女儿艾丽丝却大声说：‘妈妈，说谎是没有好处的。’”



71 “于是，那女人支走了女儿，不得不单独把经过全部告诉了我。她说：‘锥伯先生和他的秘书史坦节逊租用这里房子之前，一直是在欧州大陆旅行的，我们对他的为人一点都不清楚…’”



72 “‘在他们搬来的当天晚上，锥伯就喝得大醉，直到第二天中午还没清醒过来。他对女仆们态度轻佻、下流，还竟然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我的女儿艾丽丝。’”



73 “‘有一次，他居然把艾丽丝抱在怀里，紧紧地搂着。他这种无法无天的作法，就连他的秘书都骂他行为太下流，简直不是个人。只是因为他出的房租高，我才忍耐下来。’”



74 “‘可是后来他闹得太不象话了，我只好据理把他们撵走。当我看着他坐车走后，心里才轻松下来。’”



75 “‘我的儿子现在正休假在家，因为他的性格非常暴躁，他又非常疼爱他的妹妹。这些事，我一点都没有告诉过他。等这两人搬走以后，心里才算去了一个大疙瘩。’”



76 “‘谁知，还不到一个钟头，锥伯又回来了，显然又喝了不少酒，竟当着我的面要艾丽丝和他一起逃走。艾丽丝不肯，他却硬往门口拉。我吓得大叫起来。’”



77 “‘就在这个时候，我那个在海军里服务的儿子阿瑟走了进来。以后我只听到又是叫骂，又是扭打，闹成一片，吓得我连头都不敢抬。’”



78 “‘当我抬起头来看时，只见阿瑟在门口拿着一根木棍大笑，说：这个恶棍再也不敢来找咱们的麻烦了。说完，就拿起帽子向街头跑去。第二天，就听说锥伯被谋杀了。’”



79　葛莱森叙述完了后，又接着说："我找到阿瑟的下落后，就带着两个中尉把他逮捕了。"



80　那位侦探又说："据我的看法，争吵时锥伯挨了一棒子，虽然送了命，却没留下任何伤痕。当夜雨很大，附近又没有人，阿瑟就把尸体拖到那间空屋里去了。这就是他作案的经过。"



81 接着又说："至于腊烛，血迹和戒指等等，不过是想把警察引入迷途的一些花招罢了。可笑的是，雷斯垂德一开始就被这些引进了歧途。"正说着，雷斯垂德走进来了。



82　雷斯垂德一进来，就心情沉重地说：“锥伯的秘书史坦节逊先生，今天早晨六点钟被人暗杀了。”葛莱森吃了一惊。福尔摩斯说：“请谈谈你进行的情况吧！”



83　雷斯垂德于是谈了起来："我原来认为，锥伯的被害和史坦节逊有关，锥伯被杀后，我就调查史坦节逊究竟干了些什么，一面给利物浦拍了个电报查询；一面在车站附近的旅馆查找。"



84　福尔摩斯说："对！他们很可能先约好了会面的地点。"雷斯垂德说："事实确实如此，昨天我花了一个晚上，没打听到他的下落，今天早晨八点钟，我就来到郝黎代旅馆。"



85 “我问清了史坦节逊确实住在这里后，便由一个擦鞋的茶房，领我去到三楼，向那间房间走去。”



86 “茶房把房门指给我看了以后，我突然看到一条曲曲弯弯的血迹，由房门下面流了出来，一直流过走道。我不由大叫一声，茶房听到喊叫，又转身走了回来。”



87　“房门是倒锁着的，我们用肩膀撞开进入室内，屋内窗户洞开，窗子旁边躺着一个蜷曲一团的尸体，身上穿着睡衣。茶房立刻认出：他就是史坦节逊。”



88　“身体左侧被人用刀刺入很深，一定是伤了心脏。还有一个最奇怪的情况，死者脸上有字。”福尔摩斯立刻问道：“是‘拉契’这个字，用血写的吧？”



89　雷斯垂德接着说：“对！有人曾看见过凶手。据一个送牛奶的人说，他在去牛奶房的时候，看到一个人从梯子上下来，这人是个大个子，红脸膛，穿一件棕色的长外衣。”



90　福尔摩斯问道："可曾发现什么东西吗？""被害人衣袋里有一封电报，床上有一本小说，桌上有一杯水，窗台上盛药膏的盒子里，有两粒药丸。"



91　福尔摩斯高兴地喊了起来：“药丸，太重要了，只要再试验一下，全部案情都可以一清二楚了。”雷斯垂德听了，莫明其妙地把搜查来的药丸拿了出来。



92　福尔摩斯又叫华生立刻下楼去把那条可怜的狗抱了上来。



93　福尔摩斯拿来酒杯，倒了半杯水，又拿出小刀把药丸切开，把半粒放在酒杯里，接着，把酒杯放在狗的面前，让狗把它舔了个干净。



94　过了一刻，这只狗依旧躺在垫子上，照常呼吸着。很明显，药丸对它并没有发生什么坏的影响。于是，两位侦探的脸上，立刻显出讥讽的微笑。



95 福尔摩斯却一点不在乎，嘴里喊着：“我明白了!”又跑到药盒前取出另外一粒，切成两半，把半粒溶在水里，放在狗的面前，这个不幸的小动物，甚至还没舔光便直挺挺地死去了。



96　福尔摩斯说："两粒药丸，一粒是烈性毒药，另一粒则完全无毒。锥伯就是吃了刚才那种药丸毒死的。"这时，两位官方侦探才信服地请求他赶快指出凶手，好去捉拿。



97 “凶手很快就会捉住的！”福尔摩斯正说着。街头流浪儿的代表小金维斯进来说：“先生，请吧！马车已经喊到，就在下边。”福尔摩斯笑着说：“很好，最好喊马车夫来帮我搬箱子。”



98　华生感到奇怪，这个案件还没结束，福尔摩斯怎么要出远门了呢？他正想着，福尔摩斯已把房间里仅有的一只小旅行皮箱拉了出来，忙着系箱子上的皮带。这时，马车夫也已走进房来。



99 “车夫，帮我来把这个皮带扣一下。”福尔摩斯头也不回地说。车夫紧绷着脸，不大愿意地走上前去，伸出两只手正要帮忙，只听到手铐“卡搭”一响，那车夫被铐了起来。



100 福尔摩斯用手一指，说：“先生们，让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杰弗逊·侯波先生，他就是杀死锥伯和史坦节逊的凶手。”这只是一刹那间的事，大家都呆住了。



101 突然，马车夫大吼一声，挣脱开来向窗子冲去，把木框和玻璃撞得粉碎。正当马车夫就要钻出去的时候，两个侦探和福尔摩斯就象一群猎狗似的，把他揪了回来。



102 这个人凶猛异常，雷斯垂德只好用手卡住他的脖子，福尔摩斯用绳子把他的手和脚都捆了起来。



103 福尔摩斯说："他的马车正在门外，就用他的马车把他送到苏格兰警场去吧！这个案子总算告一段落了。现在，我们去听听侯波自己的叙述吧！"说着，就准备动身。



104 侯波却向福尔摩斯提出要求松绑，自己走上马车去。两个侦探认为这种要求太大胆了些，福尔摩斯立刻接受了罪犯的要求，给他把绳子解开了。于是，一同走下楼来。



105 审讯时，侯波供认了他的犯罪经过。最后，警官问侯波：“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”侯波说：“诸位先生，我还有许多话要说，但我的身体恐怕已经不行了。”



106 华生听了，上去按按他的胸部，觉察到有一种不同寻常的跳动。便问：“怎么？你得了动脉血瘤症？”侯波说：“这病已经好多年了，好在我已完成了我的工作，什么时候死已经不在乎了！”



107 警官和两个侦探匆忙地商量了一下，警官问华生：“你以为他的病情随时有变化的危险吗？”华生说：“确实这样！”于是，他们便同意让侯波尽快地把话说完。



108 侯波开始说了起来："我为什么要杀死锥伯和史坦节逊？因为他们害死过两个人，一个父亲和一个女儿。那个姑娘本来是嫁给我的，可他们把她逼死了。他们是罪有应得的。"



109 “那还是我年轻的时候，一天早晨，我出去打猎，突然在大道上看到一位骑马的年轻姑娘，陷在牧人的牛群里，无法出来。惊恐的马狂跳着，那姑娘随时有被摔下遭牛群踏死的危险。”



110 “我见此情景，立刻奋不顾身，冲进去拉住了惊马，把姑娘带出了牛群。交谈后，知道这姑娘叫露茜，是奉她父亲约翰·费瑞厄之命，到城里去办事的。”



111 “当天晚上我就去拜访了约翰·费瑞厄。受到父女两人热情的接待。并知道他们是十多年前，被门摩教首领收留下来的流民。”



112 “一天傍晚晚，我骑着马，从大道向着露茜家门口跑来。露茜正在门口，我向她说：‘我要走了，露茜。’‘可是你什么时候回来呢？’她含羞带笑地问道。”



113 “‘顶多两个月，亲爱的，那个时候你就要属于我了！’‘只要父亲同意，一切都好说了。’她轻轻地说着，一面把她的面颊偎依在我那宽阔的胸膛上。”



114 “谁知，就在我离开后，有一天，门摩教的首领来到了费瑞厄的客厅，要他信奉宗教，让女儿出嫁给摩门教中两个有钱有势的家族，在锥伯和史坦节逊二人中任选一人，限一月后答复。”



115 “露茜拉着爸爸的手焦急地问：‘爸爸究竟该怎么办呢？’父亲抚摸着她的栗色的秀发说：‘等到侯波回来后，咱们就逃出去。’说着，就写信托人交给我。”



116 “第二天早晨，两位求婚的客人就来到他家中。费瑞厄听着他们高傲而又下流的对话，肺都气炸了，向他们大声喝道：‘我不愿看见你们这副嘴脸！’”



117 “这两个摩门教徒感到十分惊讶，史坦节逊说：‘你竟敢公然违抗先知，你会后悔一辈子的！’锥伯也叫道：‘上帝既然能够要你生，也就能够要你死！’说完，愤愤地走了。”



118 “他意料这番行为肯定会招来横祸。果然不出所料，第二天早晨，费瑞厄刚一起床，就发现一张纸条歪歪斜斜地贴在被面上：‘限你二十九天改邪归正，到期则——’”



119 “第三天早晨当父女俩坐下来早餐的时候，露茜忽然用手向上面指着惊叫起来，原来在天花板的中央有一个数字‘二十八’，显然是用烧焦了的木炭画的。他没有向女儿说明数字的奥妙。”



120 “那天晚上他没有睡觉，拿着他的枪，通宵守卫着；一夜之间，他既无所见、又无所闻。可是，到了早晨，一个大大的‘二十七’又写在他家的门上了！”



121 “眼看限期只有三天了，所有通行大道都有人严密地把守起来。家前屋后也有人监视着，眼看就要大祸临头。他一人孤掌难鸣，看来是走投无路了。”



122 “最后一天的晚上，我终于偷偷地赶到那里，为了不让人发觉，我一直不声不响地伏在庭院里，等待老人出来。果然，夜深人静时，老人出来了。”



123 “‘天哪！看你，把我吓坏了，你为什么这样进来？’我声嘶力竭地说：‘快给我吃的，两天两夜我没吃一口东西。’”



124 “我吃饱饱后，才对老人说：‘我是为露茜来的，咱们必须马上就走。现在前后面都有人把守，只要我们一上大路，就可到达鹰谷。在那里我已准备好了马匹。’”



125 “我带着他们父女俩，悄悄地越过田野，奔了一阵，露茜已经精疲力尽，我只好半驮半拖地拉着她飞跑。黑暗中，只见两座黑压压的巍峨大山浮现在眼前，三匹骡马正等在那里。”



126 “露茜骑上一匹骡子，老人带着钱袋骑上一匹马，然后，我也骑上马，沿着险峻的山路，引导他们前进！”



127 “当太阳从地平线缓慢上升的时候，三个逃亡者看到了阳光，劲头又大了起来。我们在一个涌出激流的地方停了下来，饮了马，我们也匆匆早餐一顿。”



128 “逃亡的第二天，大约中午的时候，我们带的口粮眼看就要吃完了，我嘱咐他们不要走开，自己便拿着莱福枪，决定到大山之中猎取飞禽走兽。”



129 “打猎回来时已是深夜，回到原来的地方一看，老人和露茜还有马匹都不见了。这个意外的打击，使我惊慌失措，目瞪口呆。”



130 “我拿起火堆里一段半焦的木材，把它吹燃，借着这个光亮，把这地方察看了一下，到处是马蹄践踏的印子。这说明，一大队骑马的人追回了逃亡者，后来又转回咸湖城去了。”



131 “他们是否被带走了呢？我一面想一面继续找着，在几步远的地方，我突然发现了一个新掘成的坟墓，上面写着：‘约翰·费瑞厄，生前住在成湖城，死于一八六〇年八月四日。’”



132 “我又到处寻找，再没有发现第二个坟墓。也许露茜已经被这班可怕的追赶者带了回去，我决定要找到露茜，替她报仇。”



133 “我往回走了五天五夜，在鹰谷遇见了一个熟识的摩门教徒，他一见我就叫了起来：‘你疯了，竟敢跑到这里来。你帮助费瑞厄父女逃走，首领已经下令通缉你了。’”



134 “我恳切地问他：‘请你看在上帝的份上，告诉我，露茜怎么样了？’‘她昨天和小锥伯结婚了。’我听到这消息，一下就跌坐在刚才靠着的石头上。”



135 “不久，我又打听到，露茜因父亲惨死，自己被逼成婚而死去的消息，于是，我在守灵的那天早晨，突然闯进大门，向露茜额上吻了一下，又在她手上取下那只结婚戒指，便飞身离去。”



136 “为了报仇雪恨，我在大山中过着一种原始人生活，一直等到五年以后，我才找到了机会。可是，当我乔装改扮来到咸湖城寻找仇人时，锥伯和斯坦节逊又不知跑到哪儿去了。”



137 “时间在奔波中消逝，我从美洲追到了欧洲，一头黑发也变成了斑白。终于我在这里找到了两个仇人的下落。于是，我准备了一个复仇的计划，买了一辆马车，自己做了马车夫。”



138 “那天，我驾着马车跟在他们马车的后面，来到他们的住房附近停下。眼看着他们两人走进门去，他们乘的马车也走开了。但我还停在那里，等待机会。”



139 “突然，房子里传来一阵打架似地吵骂声，接着房子大门突然打开，出现了两个人，一个年轻人抓住锥伯的衣领，他对着锥伯摇晃着手中木棍，大声骂着。”



140 “锥伯一直跑到拐弯的地方，正好看见我的马车，于是招呼着我，一脚跳上车来。我喜出望外，心中盘算着怎么办才妥善。”



141 “当时已是午夜过后，快一点钟的光景，我点燃了一支雪茄，借此安定我的紧张情绪，我从车窗向车里一瞧，只见锥伯已卷做一团，因酒醉而沉入梦乡。我便把他带到那所空宅门前。”



142 “我摇着他的肩膀：‘该下车了。’‘好的，车夫！’他摇晃着走下车来，跟着我走进了空屋前的花园。我便扶着他，走进了空屋。”



143 “‘黑得要命。’他跺着脚说。‘咱们马上就有亮了。’我说着，擦燃了火柴，点亮一支腊烛，又从口袋里拿出那只戒指：‘好了，伊瑙克·锥伯，你现在看看我是谁？’”



144 “当他看到那只戒指时，突然恐怖地说：‘你要谋杀我吗？’我回答：‘谈不上什么谋杀，当你把我那可怜的爱人以及他的父亲杀害的时候，你可曾对他们有过丝毫的怜悯！”



145 “我把毒药盒子送到他的面前说：“让上帝给咱们裁决吧！一粒可以致死，一粒可以获生，你拣剩下的一粒给我吃。’他吓得躲到一边，大喊大叫起来，哀求饶命。”



146 “我拔出刀来直逼他的咽喉，他才乖乖地吞下一粒；我也吞下了剩下的一粒。一会儿功夫，他惨叫一声，一头倒在地板上了。”



147 “我发觉周围一个人也没有，便赶着马车离开那里，走了一段路后，忽然发觉戒指不见了，我大吃一惊，因为这东西是她留下的唯一纪念物了。于是，我又赶着马车往回走。”



148 “我把马车停在附近的一条横街上，大胆地朝那间屋子走去，我刚走进那所房子，就和里面走出来的警察撞了个满怀，我只好装着酩酊大醉的样子，以免引起他的疑心。”



149 “以后，我用同样的办法对付了斯坦节逊。一天早晨，我在他的窗户下面放了一张梯子，趁着曙色朦胧的当儿，爬进了他的房间。”



150 “我把他叫醒，对他说：‘现在是偿命的时候了！’我把锥伯死的情况讲给他听，要他也吃一粒药丸。他从床上跳了起来，直向我扑来，为了自卫起见，我就一刀刺进他的心房。”



151 “那天，我正停车在广场上，忽然一个破衣烂衫的少年，来打听一个叫侯波的车夫。他说贝克街二百二十一号，有个先生要雇他的车子。我一点也没怀疑就跟了来，以后就给铐上了。”



152 福尔摩斯最后说道："还有一点，我希望多知道一些，我登广告后，前来领戒指的究竟是谁？"侯波答道："我的朋友自告奋勇地愿意来瞧一瞧，我想你应该承认，这件事他办得很漂亮吧！"



153 在回家的路上，华生好奇地要福尔摩斯谈谈他对这个案件推理和分析的经过。福尔摩斯高兴地讲开了：“那天，我坚持要步行到空屋去，从车轮的距离痕迹，就断定是出租的四轮车。”



154 “接着，我又看到在警察们沉重靴印覆盖下的还有两个来客的足迹，从步伐长度推算，一个客人身材高大；另一个靴印小巧精致，是个有钱人。”



155 “进屋后，发现穿漂亮靴子的人已死了，那么大个子就是凶手；从死者嘴里闻到一股酸味，而死者表情恐怖，可以断定，他是被毒死的。等到发现戒指后，我更确定是为一个女人而仇杀了。”



156 “至于地上的血迹和墙上的血字，显然是凶手故布疑阵；因为死者浑身无伤，那血只会是凶手自己的；通过化验，凶手是个血液旺盛的赤面人。访问奕斯后，就进一步断定凶手是那个车夫了。”



157 “于是，我把街头流浪儿组成了一支侦察队，终于找到了他，并把他骗到家中逮捕归案。经过就这么简单，是不是？”华生听了，不禁信服地喊道：“妙极了！真是周密的思考！”



158 第二天，福尔摩斯拿着一份晨报来给华生看："看看这条报导，社会上失去了一个吓人听闻的谈论资料了。"华生一看，原来是那个罪犯侯波在监狱里，心脏病发作突然死去了。



内部交流 严禁外传

策划：东篱
封面：汪洋水手
封底：湘中凡人
制作：祺祺
东篱
难忘小人书
小陆飞刀
童年的乐趣
六六六
湘中凡人

Sherlock Holmes